

家庭
小說
兒童
鑑

下冊



商
館
印
行



兒童鑑下冊

(十八) 虛誑之習 自諸方面養成之歷舉如下(六則)

其一 教兒童以虛言

有吳子虛者。性狡獪。口便給。其演述一事。繪其聲影。如茶如火。足使聽者神移。實則盡屬烏有。但一經其腦筋之虛構。則天地四方。皆可隨之而變化焉。家居不事事。恆得溫飽。蓋其術工誘人。無不售。故被其誑者多也。一日有客訪之。子往應門。客問其父未他出否。曰諾。客少坐。吾往啓之。吳甫欲出。至廳事。聞客聲。自屏隙窺之。卽躡足入。其子雀躍呼曰。客來矣。吳急止以手曰。勿喧。汝言吾清晨卽他出矣。子曰。兒已啓客矣。父未出也。曰。是無傷。但委以汝。不知可耳。兒趨起甚若難其辭。吳乃令僕出言之。客曰。頃有一童子。言未出何耶。曰。渠歸自學。

校故不知主人之出。在渠之入學後耳。客悵惘而去。吳乃召其子曰。汝知頃來之客乎。曰未也。曰客固爲索償來者。曰盍償之。曰吾寧有償彼。故誑彼去耳。設面之。將艱於辭。故詭避。後更有來者。汝第曰試往覘之。勿遽言吾之在也。子大悟。謹受教。又一日。其戚某來。適吳他出。問其子曰。子家有某物乎。曰有。現方置之某室。曰俟父歸啓之。我家於某日宴客。將假用。幸勿却也。子諾啓之父。如客言。吳急曰。却之乎。曰兒以其戚串也。以情告之矣。豈亦不可耶。曰是烏乎可。吾嘗假彼之物。而不償者。今假以此。彼或取以爲抵。則奈何。曰如此物已爲彼見。何曰。是無傷。第告以已假於他人可耳。子又大悟。更數日。別一客來。子謝之。白其父曰。頃客來作怒容。兒以其無良意。已設辭謝之矣。叩其狀。果吳曾賺其骨董數事。特來索償者也。吳乃獎其子曰。慧哉兒乎。微兒。我必遭彼儉之辱矣。子喜購市食。索錢於母者屢。母厭其煩。又惡其數。靳不與。乃設辭誑得之。不一次。

母覺誑。復不許。無已。乃求之於父。父密畀之。且戒之曰。勿告母。彼知之。將謂吾縱兒矣。母或見詰。則以叔父所畀對可耳。兒如言以欺其母。兒旣得父訣。乃時演之以欺人。恆得售。父益勵之。以爲有子如是。庶不爲人侮矣。稍長。入學校。荒於嬉。每設辭以避不往。或終日遊於市。而曰吾居校也。積日旣久。師詰之。不曰父詔之作事。則曰中途腹痛甚。故折而歸耳。旣日與不良者遊。益廢學業。日事賭博。或與儕輩飲於酒樓。時竊父金。以供揮霍。不足。則竊物以質之。父旣恆覓物不得。一日。謂家人曰。我家屢失物。殆匿有匪人乎。子聞之。殊悸。爰就父小語曰。此竊者爲誰。父其知之乎。曰。吾方以爲異。尙未悉也。曰。兒矚之久矣。彼庖人者。嗜博好酒。兒恆見其醺醺然。父不言前日失錢一貫乎。兒則見其昨日負一貫於博場也。父聞之。赫然怒。呼庖人至。叱詈之。且付之有司。請代嚴懲。僕固知其子平日之所爲者也。鞫之。堅不承曰。苟使小主與我質。我將承之。後廉得其

實大懼。知僕必吐出其子。更請有司赦之。僕不可。曰。誣人者當反坐。主人昔何聞。今何見。而乃以人爲戲耶。必得見小主以白我冤。乃可。吳不得已。重賄之。始諾。縣役悉其隱。更肆婪索。資乃大耗。更二三年。子益游蕩。竟負債累累。陷於貧困之境矣。

其二 贊成其虛言

某姓當午而食。有內戚數輩。置酒而饗之。觥籌雜錯。雅謔諧談。賓主皆歡。主人有女方七八齡。向母索酒。母曰。此非兒童所宜飲。汝自啖飯可耳。女少沈吟曰。兒非敢求飲。但母不云乎。有腹疾。則宜稍飲酒。兒方腹痛。故敢請耳。母睨之而笑曰。狡哉。汝殆以質言不得。故設爲此辭乎。兒笑。客亦爲言。母乃酌以酒曰。第飲。但勿肆耳。飲訖。母佯問曰。腹痛。飲酒後奚若矣。曰。腹得酒痛良已矣。衆又大笑。羣稱其慧。母雖怒之以目。若示薄嗔者。其實則深喜之也。女因得母之譽。益

弄其術。恆得售。一日。其外家有人至。婦私畀以金。囑其與外家之來人者。而礙於己旁之婢僕。乃令女至戶外與之。甫達廳前。瞥見其父自外入。問持金安往。曰。令僕將市布耳。父頷之。入。婦之母家固甚貧。時挹注之。而畏其夫之覺也。今見女甫出。而夫入。頗惴惴。女返默不語。俟父出。乃啓其母曰。頃覲父於廳事前。父究所持之金。兒以市布對矣。母喜。撫其背曰。佳哉兒也。母方惴惴。微兒之辭。今日爲汝父覺矣。雖然。終當祕之。母當爲汝製春服也。婦恆與其姊齟齬。欲得其舉動。因令女伺之。或匿暗陬。或立窗下。得其密語。則報之母。母激賞之。女知母樂聞其叔母相詈之語也。乃造作種種。張大其辭。以賺母之獎物。而姊姒之隙益深。一日。因某事又互爭。其姊知啓釁端在此女也。辨其誑。婦不察。轉謂人誣其女。報以惡語。由是其昆仲娣姒。時時詬詈。相視如仇敵云。女後適人。以長舌著。

其三 過信兒童之言

某家之細君。嫻於交際。好出遊。每出留諸兒於家。臨行必囑之曰。汝儕均宜安居於家。勿外嬉。勿爭鬪。母歸當以美物獎汝等。兒如教。果安寧。惟室中作假肆耳。及夕。母歸詢之曰。汝等今日均安居否。齊聲應之曰。悉如母言。母乃探器出食品與之。各肆大嚼。後又出。詔之如前。兒私念母固不甚介意者。且今日飲博歸。安暇研究。稍嬉戲。固無妨也。乃集資購風箏一。更翻母笥。竊其縫紉之綫。登城而放之。一人負之而奔。羣噪逐。俄而清風徐來。飄飄然送入雲表。方拍手歡呼。忽鄰兒蜂至。攫風箏去。諸兒度力不勝。不敢爭。旣而衆情怏怏。究其失此之由。互相諉怨。終以持綫之兒。爲難辭厥咎。舉起搥之。傷一指。兒大啼曰。俟母歸。當啓之。衆又賺之曰。母設知我輩事。非但不能得獎物。且或加罰。於子亦將不利焉。曷若祕之爲妙。兒泣諾。衆爲拭淚。狼狽歸。是夕。母問如前。此則曰。弟欲出。

兒乃聚玩具爲設假肆以娛之。彼則曰妹思母而泣。兒爲取骨牌疊作城樓狀。渠欣然也。雖傷指之兒亦附和其間。緊縮其手。若惟恐母之見者。母固好博。今日且勝。方怡然自得。默計其致勝之由。安暇對兒童作深究乎。乃如例畀以錫。若玩具更將所勝之金稍分與之。且曰此母之所贏也。獎給汝等。後母出更如今日者。當倍之也。蓋恐諸兒鬩閤足泥其行。故賄之也。兒大悅。如是者非一日。兒旣恆得獎金。遂爲鄰兒所賺。引之爲惡戲。婢僕有啓其主婦者。婦略詢兒。兒仍造言以對。婦不之究。有言其非實者。則曰彼小兒寧誑言乎。一日諸兒偕無賴子至博場。又赴神廟觀劇。知不可報告。相約祕之。及母致詰。則對如常言。婢曰汝儕今日固未嘗居也。曰實戲於戶外。母曰戶外無妨。但不可至他處耳。遂聽之。由是諸兒益自恃。無論至何許。皆以居家勤學欺其母。寢長則對他人亦無真實之情矣。

其四 兒童述眞語則罰之

賈嚴字義方。性厲貌威。於人有過。每面不假借。人以是憚之。見賈輒掩匿其所。爲不敢以實告。冀避其鋒。賈不察也。教子亦不事徇縱。其子曰本眞。貌溫柔而性誠樸。出口無妄言。一日以撲蠅誤觸父珍玩之花瓶。惶恐不知所處。繼念莫若直白之父。或可冀赦免也。乃戰慄至父許。欲言又噤者再。父目之曰。汝何事。何穀棘若是。本眞囁嚅言曰。兒頃撲蠅誤觸案上之某花瓶。墜地碎矣。惟父赦之。曰。是某瓶耶。曰。然。頃作何狀。曰。成齋粉矣。父怒曰。小子肇禍。猶敢自白。豈不畏責耶。卽至壁間取杖。將扑之。兒泣籲曰。兒非故意。後必不再。惟恕其初犯。曰。此可恕乎。再言斷汝之手。扑之力。兒愈號呼而愈扑也。兒曰。痛甚矣。眞不再矣。父固不可以赦免乎。曰。我正欲汝知痛。以警下次也。是日日本眞大受創。頗自悔。私念設吾非自首者。此時或不致受若是之痛也。後雖時自警戒。然不數日。則

又忘之矣。一日。父新購一畫冊。置諸案。本眞竊閱之。樂甚。頻自呼此蜻蜓也。此蟋蟀也。胡不飛鳴。嘻。彼紅者非菱耶。白者非藕耶。吾將食汝。乃舉手作攫食狀。畫落地。兒驚急拾之。則砉然一聲裂而爲二矣。兒大恐。防父之覺。乃竊至竈下。取飯爲糊。折紙作裏。將聯之。又不能成。乃去此裂頁。而畫冊已狼狽不堪矣。賈歸見之。怒呼本眞曰。是豈又汝之所爲耶。本眞欲掩蔽之。顧不能出諸口。乃又囁嚅籲其父。父不語。且掎以大杖。較前益厲。兒傷其腕。逾月始痊。自此乃不敢直言。遇有疏忽之舉。一出以緘默。至不可隱。則駕辭於他人。以冀逃其責焉。後誤碎窗上之玻璃。問之曰。風也。又破几上茶杯。曰。頃有二貓。一黃一白。爭食而鬪。但聞礮然一聲。急奔視。則已碎於地矣。逐之。乃穿牖遁。父不聞其鳴之。嗚嗚乎。賈不之究。第曰。汝速掃除其地。檢去其碎物可耳。兒應聲往。若示其勤事者。其術旣售。益自足。一日。着新服而食。忽傾肉汁於身。乃乘衆之未覺。搯其上衣。

作將便溺狀。匆匆出戶。至暗陬。褻之。再入座。謂其母曰。兒熱甚。褻之於臥室矣。一日。母將攜兒至外家。須著此服。故取出。呈之於父曰。此新服。不知爲何人所污。賈領之。由是兒知父之可中。以虛僞。倍工掩飾。而其本然之天真。喪失殆盡矣。

其五 與其發虛言之機會

某氏之兒。值元宵燈節。父爲購馬兔蝦蜻蜓之燈。各一。兒大樂。演之夜。深方睡。次日晨。日已中。兒猶未起也。母素驕縱其兒。見是訝之。乃緩拍其肩。呼使醒。兒起立牀沿。欠伸作倦容。且面赤如火。母見之。大驚。趨前。按其首。更以額親其頰。呼曰。兒乎。汝面熱甚。豈體中有不爽乎。兒沈吟曰。然。其實兒因睡未足。故欠伸。因覆首被中。故受熱而赤也。是日。塾師將蒞學。兒苦之。方自惴惴。聞母言。遂漫應之。以冀免其阨焉。母曰。首痛乎。曰。然。額以上也。曰。腹如何。曰。亦稍痛。曰。此新

年外出。且多食餅餌。旣感寒。更疊以食也。言次。其夫自外至。乃迎而謂曰。君試觀之。兒將病矣。夫作驚訝色曰。若何。曰。予今日見其遲遲不起也。異之。呼之。覺雖強起而面赤如火。且不如平時之活潑。問之果病。今其腹痛頭熱。甚且汗涔涔然也。曰。然則不可以風。雖然。塾師將來。奈何。曰。如此尙能入塾乎。緩之何妨。宜亟爲延醫耳。曰。諾。是誠何妨。彼尙未至。第遣倅謝之可耳。因堅囑兒勿出。兒唯唯。更臥於牀。以續餘睡。醫至。叩其狀。言是頗重要。設藥之不解。則將加劇。非數日之所能奏功矣。父母益憂。保持之。竟逍遙十數日。後兒每托病避學。不時摩其腹。皴其面。呻吟其聲。作痛苦狀。以給母。母珍惜之。聽其遊逸。學事遂全廢。復啖以美食。終日無所用心。遂成一惰弱之人矣。

其六 迫之使爲虛言

張生與李生同學。極密邇。每散學。必互相過從。以爲笑樂。李生之母。小家女也。

喜饒舌。有客至。必與論家常事。刺刺不休。遇張生至其家。卽攜其手。或移欖延之坐。而絮問焉。一日。張生又至。而李適隨其父他出。張卽告別。李母止之曰。勿爾。我兒行且歸矣。乃爲之取茶。又拂拭其欖。張生鑒其意誠。不能遽去也。李母乃問之曰。今日阿母居家作何事。張質直對曰。不知。我方來自學校也。曰。子焉不知。意者其作針黹乎。曰。實不知也。曰。不然。則必出遊。今日豔陽天氣。聯步以訪親戚。固自佳也。張厭其煩。欲止厥問。遂漫應之曰。然。我母固訪阿姊之家也。曰。然則我固得之。顧今日稍燠。仍冬服乎。抑春衫也。曰。不知。曰。我知汝母新製一衫。其質緞。其色翠。其花則今日最通行之海棠瓣式者。固甚美麗。我料其今日必著此而出。子尙爲我隱乎。張生不得已。應之曰。誠如母言。誠如母言。曰。阿母亦入廚下乎。曰。然。曰。今夕佐餐者爲何物。將魚乎。抑鮮蛤耶。張不能答。忽聞剝啄聲。聆之。則李生偕其父歸。張喜起而迎之。冀以脫其阨也。詎李與握手作

數語。又隨父入內室。其母乃更與張續其辭曰。頃水涸魚值賤。斤纔三四十錢。酢之漬之。其味均妙。子其嗜何種乎。曰。皆嗜之。曰。雖然。我固知子家今夕佐晚餐者。必是物也。子家近有客來訪否。張生急欲與李生晤。苦其擾。卽急曰。有。有。曰。其人爲誰。子知之乎。張方思索不得。李母曰。子之長母舅居甚近。不當常來耶。次舅遠客初歸。亦必恆至。曰。然哉。來！來。我之諸舅氏。時時來訪我父者。語未絕。聞兒啼聲甚急。則李之弱妹因擊球觸石而仆。母急馳而往。張乃得與李出而戲於門焉。後張生每來李家。遇李母與之問答。皆漫答之。無一着實語。久之漸成習慣。雖遇他人。亦皆以調語相報矣。

諧園曰。言語者。本意志之表示。事實之告白。譬如影之於形。金之於型。當無不相肖。安有所謂虛僞之一說哉。乃觀今之人。欲捨樂而曰憂。鹽嫖而目之爲施。嬌夷惠而方之爲盜跖。迷離愉悅。作事者據以爲方針。則蹶問途者。且因是而。

迷其方向也。豈不異哉。夫人生之染惡習。多在弱冠以前。勝衣以後。獨至虛誑之習。卽言語甫卽完全之兒。卽已能之。蓋其他者。尙賴外界之誘引。此則家庭中所與之機會太多。故傳染之速。同於傳電焉。於此而不求改良。恐將來言語一途。祇可供宣洩肺氣之用。而其他之能力。一切俱失矣。改良之道奈何。曰。當先自父母之言情實始。

(十九)痴愚人物 以督責過嚴養成之

某氏讀書不成。去而經商。頗有所蓄。儼然席豐而履厚矣。顧所不足者。則人恆目爲負販。非徒不爲禮。且魚肉之。索詐金錢者。不可以數計。自思所以受侮於人者。皆以不讀書故。設我爲一儒者。則人非惟不敢我侮。且將崇敬我矣。我生已矣。子則必使業儒。冀收桑榆之效。有子甫四齡。卽令其識字塊。某固讀書至弱冠。四書六經。雖未寓目。童蒙之書。皆曾上口。以教黃口孺子。固充足乎其有

餘深恐延師不力。乃親授之。子五齡。日勉識四字。累之至八字。兒不省。則施以夏楚。益不省。則益扑之。總之其教子捨扑以外。絕無他法也。其高坐堂皇如問官。聽背誦如取供。夏楚森列。不異桡楊。其子聞聲而戰慄。望影而却步。則儼然獄吏之尊也。行之數年。子七八歲。非徒無效。且益魯。轉不如初識字時。某見行之無效。乃遍求名宿。邑有任志宦者。字直甫。老學究也。以教法謹嚴著。兒童一經其陶鑄。未有不恭順若木雞者。故時人有惡之者。易其名曰之患。字曰賊夫。某耳其名久。以重金聘之。任既感國士遇。不欲以衆人報之。教授乃益嚴。其苦心經營所創之體罰之種類如下。

(一) 普通扑擊 以夏楚責其掌心。小過用此罰。

(二) 特別扑擊 振轉其手以碎石積案上。而置手其上。擊之。令其掌背受充分之刺擊。過稍重用之。

(三)擊頭 若生徒以手抱之作鼠竄狀則令他生執其兩手然後擊之此遇其讀書斷續將昏睡時多用之所以刺衝其腦筋俾之警覺也

(四)提耳 輕提但引伸之而已重提則起其全身擲之如拋物者然此於其背誦屢遺忘時用之即古人耳提面命之遺意也

(五)掌頰 凡應對乖方或背誦支離時則用之

(六)罰食 書不成誦時用之必成誦而後得食

(七)輕屈膝 使跪於平地持書而誦之或戴夏楚於首不許墮或注水於杯冠其首亦書不成誦時用之

(八)重屈膝 使跪於門限或瓦礫之上或烈日中身必直若曲其身或以手附膝則答之

以上不過略舉大概其餘之科條尚多不遑殫述大抵生徒之一身摩頂放踵